

詳說古文真寶大全後集卷四之五

RACE  
Book

Chips  
1. 33



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  
兮奚所望亡音膏亡音吾車兮秣吾馬從  
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 送陸歙州參詩序

此吾州事不可不知義文字中以此  
意施之郡守者甚侈故選之然陸侯  
雖有此除未幾卒  
于道不及到也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  
出刺歙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遊居之良齋  
咨涕洟咸以為不當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  
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

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歛為富州宰  
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

較然矣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者陸

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

專而不能咸

今按莊子有周編咸之語

先一州而後天下

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  
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我衣之華兮我  
佩之光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歛此大惠兮  
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為留我作此詩歌  
于達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 師說

洪曰柳子厚與韋中立書云韓愈奮  
不顧流俗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又  
報嚴厚與書云僕才能勇敢不如韓  
退之故不為人師余觀退之師說云  
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  
其言非好為人師者也○唐人不  
事師此最可怪退之云若無  
僕不當在弟子之列當時宜為  
米韓公其誰韓門如李翱張籍  
湜孟郊公雖不耳提面命而為  
然謗掖作成宗主之造為師然柳  
子雖屢謂韓公不合欲為人師  
在柳州士凡經子厚口講指畫  
師法非師而何但惜乎子之  
師不過詞章之師耳雖以道為  
終非道統淵源之師也韓愈  
荅韋中立書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入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

○  
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否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



鄭子

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孟子董弘師

襄老聘鄭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

孔子問樂於襄

禮於老聃問官名於鄭子學琴於師襄

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

我師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

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

於時請學於子子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

貽之子人

# 雜說

疊山云此篇主意謂英雄豪傑必出於知已者尊之以高爵養之以厚祿任



之以重權則可以展布

世有伯樂

莊馬蹄伯樂善治馬注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而氏星經云伯樂天

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故以然後有千里

馬謝云此有異材○此謂有賢宰千里馬常

有材而伯樂不常有知人者○謝云此謂英

知人者故雖有名馬材異祇辱於奴隸人之手

駢死於槽枥之間駢頭而死言多也不以千

里稱也迂齋云有力謝云不知其為異才

昏君庸相之朝沉滯於小官終身馬之千里

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重祿以任使之○此

英雄豪傑能立大事成大功者  
必得尊位重祿斯可以展布  
食馬者不知

其能千里而食也  
今之養君子不知其能加體養謝云此

英雄豪傑者不知其能辦大事成  
大功而不以尊位重祿養之也  
是馬雖有

千里之能食不飽  
謝云一句三力不足

○祿才美不外見  
三句五字此章法也且欲

與常馬等不可得  
謝云祿位不足以安求其

能千里也  
安得見其為異材謝云此謂英雄

尊位無厚祿無重權其才知不可展布且欲  
與庸衆人等而不可得安可求之辦大事成

大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

不能通其意  
謝云此三句即孟子所謂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



食天祿也非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謂

王公尊賢也下無材嗚呼其真無馬耶才其真無其真不識馬天

耶任上之人不識人耶呂云結好謝云此謂

不行言不聽而不得以行其志為宰相者操

用其權不能知人乃曰天下無英雄豪傑嗚

呼天下真無英雄豪傑宰相真不識英雄豪傑

### 獲麟解

春秋魯哀公十四年魯叔孫氏西狩

獲麟此篇名獲麟解只當以春秋獲

麟論麟為聖王之瑞本不也然春秋

之末聖王不作孔子雖大聖而危窮

在下麟不當出而出反所以為不祥

也此篇以一祥字反覆言之始以為

祥繼疑其不祥未幾又以為不祥

祥末明斷之以為不祥與柳文復乳



允記反覆以祥字議論同一機軸宜  
參看或謂元紅七年麟是東川疑公  
因此而作文公考異謂此文有激  
託意之辭非必為元和獲麟而作也  
○又角者吾知其為牛一節東萊批  
云蘇文樂論學此下句非也退之老  
蘇皆是學孔子語耳莊子載夫子綸  
老聃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  
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綸遊  
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繪至於龍  
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見  
老子其猶龍邪老蘇樂論則曰兩吾  
見所以濕萬物日吾見其所以燥萬  
物風吾見所以動萬物也隱隱欲欲  
而謂之雷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  
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  
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  
者散蹙者遂以此見好文法求於無  
所本也但退之用牛馬麋鹿等實字  
置之句終老蘇直用風雨等字揭之

句端此微  
不同耳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麟之書於春秋雜

出於傳記百家之書公羊傳曰麟仁獸也禮記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鴟冠子曰麟者元枵之精廣雅曰麟者含仁懷義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雜出傳記百家此

類是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

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

非若牛馬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

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

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

麋鹿惟麟也不可不知則其謂之不祥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鴟冠子曰麟者元枵之精廣雅曰麟者含仁懷義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雜出傳記百家此類是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牛馬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知則其謂之不祥



也亦宜之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  
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  
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  
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方說出  
不亦宜哉不

### 諱辨

洪曰李賀父晉肅邊上從事賀年七  
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愈與  
甫提覽賀所業奇之會以晉肅行  
上言者二公聯騎造門請見其子  
而總角荷衣而出面試一篇承命欣  
然旁若無人仍目曰高軒過二公大  
驚命聯鑣而還所居親為東轡年未  
弱冠丁內艱它日舉進士或謗賀不



議論

唐王進士

字

差不明白

六

進家諱文公時著諱辨一篇張昭論

舊君諱云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

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

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

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去聲而

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

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

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

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藍之類是也此

氏禮記註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

乎子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

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子夫諱始於何時作

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

不諱若曰克昌厥後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

足徵又曰春秋不譏不諱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康王

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

昔若曰昔者吾友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

杜度杜操字伯度曹魏時以其名同武帝故

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

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



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

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

詔不聞諱澣勢秉饑也諱近太宗廟諱秉近

廟諱饑近文宗廟諱唐高祖之祖名虎父惟

宦官官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以諭

代宗廟諱以機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

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

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

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

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

敘事

或謂副

也

主事

言主事

有戰皆不

以問信從

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  
亦見其惑也扶音夫周公孔子曾參率不可勝  
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官妾則是宦  
官官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  
耶牙

# 藍田縣丞廳壁記

此篇老健奇崛句句不可為縣丞故  
事尋常引用者甚多不可不熟也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

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

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



言縣事不  
理却向丞  
言丞不  
盡職

丞惟  
孟平陽

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驚行以進平立睨  
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  
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  
尊力勢反在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  
相訾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  
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  
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元和  
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  
茲邑始至喟然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  
噤不得施用又喟然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

號水裂  
聲

而丞負余則盡枿五葛反去牙角一躡故跡聚  
崖岸而為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  
立易桶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  
老槐四行五南墻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號  
號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  
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  
中知制誥韓愈記

### 上宰相第三書

迂齋云以周公與當時之事反覆對  
說而求士之緩急居然可見雖是退  
之切於求進然理亦如此○此書上  
於貞元十一年乙亥公時年二十八



歲時相乃貢耽虛邁也前一書云前  
 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  
 獻書相公閣下公二十歲已登進  
 士第時猶未出官故只云前鄉貢進  
 士自正月二十七至三月十六凡三  
 上書詞益慷慨世所謂光範三書者  
 此也三上書不報乃東歸朱子論公  
 所謂不免雜乎貪位慕祿之私者正  
 謂此類然初年干進亦誰能免略之  
 而取其議論又氣可也書辭激切如  
 此而竟不報此二  
 相者果何如人哉

愈聞周公之為輔相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  
 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  
 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  
 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在荒服之外者皆

已賓貢天灾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  
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  
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濡  
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  
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  
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以求進  
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  
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  
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  
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



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

下之心設使反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

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

不暇食與沐矣特進一步不豈特吐哺握髮

為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

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

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

豈盡除去不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

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灾時變昆蟲草木之

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

理凡俗

具豈盡修理尔風俗豈盡敦厚尔動植之物風雨  
霜露之所濡被者豈盡得宜尔休徵嘉瑞麟鳳  
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  
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  
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里五今雖不能如周  
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  
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  
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闔人辭焉  
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里五告  
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吊故出疆必載質然所

閣下  
之  
卷



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  
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  
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回護善救首尾四海一國。  
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  
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  
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  
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  
知愧焉。書<sup>五</sup>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  
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是懼  
亦惟少垂察焉。漢<sup>六</sup>冒威尊惶<sup>六</sup>恐不已。愈<sup>六</sup>頓首<sup>六</sup>

殿中少監馬君墓銘

北平王馬遷之孫○近齋云敘事有  
法辭極簡嚴而意味深長結尾絕佳  
感慨傷悼之情見於言外三世皆  
舊故其言如此退之所作墓誌最多  
篇篇各有體製大嘗指襲○退之墓  
誌銘最多最古雅敘事有法得之  
真西山選在文章正宗者猶多今以  
他篇長不暇選姑選其簡者此篇所  
以簡略亦以其人勲臣子孫生平自  
無可見者故只叙其家世及我所感

耳慨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

不書諱又名字  
顯人所皆知

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

子便說名著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



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

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

叙識北平王之始

應進士

貢在京師窮不能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

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

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為之主其

李遇我特厚

過接妙

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

姆

莫補反又莫候反

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

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

亭猶高山深林

形容三世德美

龍虎變化不測傑魁

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

看他許多語分

明如三人畫像語  
各有小大輕重

能守其業者也幼子

姁

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  
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  
舍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  
而少傅率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  
呼吾耄耄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  
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  
居此世者何也

五句四十字而宛轉  
曲折含無限意思

### 毛穎傳

洪慶善曰此傳柳子厚以為怪子以  
為子虛烏有之比其源出於莊周寓



言○迂齋曰筆事收拾盡善將無作  
有所謂以文滑稽者贊尤高古是學

史記  
文字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禮記兔佐禹治

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

神朱文公曰治東方土為句以平水土言於

語勢無缺養萬物有功為奏庶鮮食之義

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

果然論衡曰兔紙毫而出明眎八世孫鼯俗

呼兔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

光使物竊姁娥騎蟾蜍八月其後代遂隱不

仕云居東郭者曰魏且倫校而善走與韓盧

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

鵲宋國良犬也戰國策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東

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秦始皇時結裏蒙將

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中山在秦東北

非伐楚所當次也此固召左右庶長與軍尉

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

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

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

秦其遂無諸侯乎明古學左傳遂獵圍毛



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

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

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

人強記

形容親切

而便敏自結繩之代

推原其功大

以

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

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

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

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

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

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

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

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

回護

累拜中書參政與

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

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顏與執燭者常

侍上休方罷顏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

稽楮先生友

唐

絳州

貢墨

號州

貢瓦

善相推

致其出處必偕上召顏三人者不待詔輒俱

往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

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謨畫不能稱

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



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

尤佳

對曰臣所謂

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

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

能繼父祖業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

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

左見

傳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

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

子而非其罪

絕筆於獲麟

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

始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

始以倂見率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

賞不酬勞以老見踈秦真少恩哉

學史記

此傳步驟史記爲之後之某人陸  
黃甘傳唐子西陸醕傳楊誠齋  
氣傳陳止齋蜚龜傳之類  
又步驟此傳爲之者也

### 伯夷頌

春秋傳曰武王克商迂九鼎于洛邑  
義士猶或非之義士謂伯夷也此篇  
頌伯夷非武王伐紂之事前面只說  
其特立獨行亘萬古而不顧末却以  
二句幹轉見其扶  
植名教之功妙甚

五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

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

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



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

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

而已耳

莊子逍遙游篇舉世譽之而不加沮

若伯夷

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

五方本千下有

初至唐貞元年幾二千年公言千五百年舉

其成也○朱子曰今按此篇自一家一國以

至舉世非之而不惑者汎說有此三等一人而

伯夷之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又別是上一

等人不可以此三者論也前三等人此非言

所指名故舉世非之而不顧者亦難以年數

之實論其有無而且以千百年言之約其

數如此余今方氏以伯夷當之已失全篇之

大指至於計其年數則又捨其幾二千年之

之數多而反促就千五百年奇數之少甚

矣

昭乎日月不足為明率乎泰山不足為

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

東晉書卷之三

三

為亦敢於非之意蓋日月誌不常廢之

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

聖也率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

之未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

為不可廢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

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

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

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

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



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

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

朱子曰按此篇之意

所謂聖人正指武王周公而言既曰聖人則是固爲萬世之標準矣而伯夷者乃獨非之

而自是如此是乃所以爲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與世之以凡人之毀譽而遽爲喜

愠者遠矣讀者多誤以伯夷爲萬世之標準故因附其說云雖然微二子

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愚謂末一轉簡健有力見伯夷有功

於萬世名教前面所未及也呂成公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伯夷憂後世之無君須著

此乎斷

○  
詳說古文真寶大全卷之四

後集



詳說古文真寶大全卷之五

後集

昌黎文集序

李漢

漢字南紀公之子壻也爲公作集序以公之文本於道亦爲知公者文亦雅健精密非得公之傳者能有此邪

文者貫道之器也

有文與道不相離道無形文有跡故曰文者貫道之器

不深於斯道有至者不也易繇

音爻象春秋

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偽皆深矣乎

應前秦

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

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

傑然與渾然至

後漢曹魏氣象萎繭

反女結

司馬氏以來規範

論秦漢

論聖之深於道

道

論後漢

音現之

原也寫

鳴字

與

蕩悉謂易以下為古文剽掠潛竊為工耳文

與道秦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大曆戊申

生長迂徙本末亦見因艱苦而用力益深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

卒鞠於嫂氏兄年會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為

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折酷排

釋氏請史百子搜抉反決無隱汗瀾卓蹕角校

反齋於倫反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

鳳躍鏘然而韶鈞發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

態萬狀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澤如水

而文之至此非道之深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



拯頹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  
先生益堅終而翕音然然隨以定三節說盡嗚  
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  
雄偉不常者矣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  
西李漢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  
墜合若干卷目為昌黎先生集

# 名梓人傳

柳子厚

迂齋云規模從呂氏春秋來但地  
不曾讀故不能用且不知子厚來  
耳○此篇以梓人喻相  
業法度整肅議論的當

裴封叔

瑾

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

傭隙字

敘事實隙作隙之逆反當

而處焉不職尋引規矩

繩墨家不居斲

音籠斲音卓

之器問其能曰吾善

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

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官

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

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

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之抑其

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

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

執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



唐有某日  
二  
初作工

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

最狀物

之妙

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伐而斤

者斲刃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

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

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

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建則

某姓字也

之揚

凡執用之功不在列余因視大

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

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

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

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

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

於人應前聚眾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

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

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

役應前羣材等外薄四海有方伯連帥郡有守邑

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史又其下為嗇夫

版尹以就役焉猶眾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

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

條其紀綱而盈縮焉齊其法度而整頓焉猶



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

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

應前趨而左一句

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

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

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

退而休之亦莫敢愠巨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

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

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大

道得而萬國理矣

唐諱治字以理字代

相道既得萬國

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聖

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  
者曰伊傳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  
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夫我  
相乎亦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  
者反此此段反說以恪勤為公簿書為尊術能矜  
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  
魚隱反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  
是道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  
方圓果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鉅以  
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



成也不亦繆歟或曰彼主為室者

此一段承

精神

儻或設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

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邪亦在任

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

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

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

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

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

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

也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

此一段承上引來

譬喻相業中一大段也相業數演節節證  
梓人末段設爲問答只及梓人而不復  
相業最是一妙家數末只將一句收拾  
謂梓人之道類於相不特結盡一篇末段  
意自了然不待言而喻矣若此譬之爲相  
守其所學而君曰姑捨汝所學而從我則  
合而去是方爲良相耳苟貪位冒祿道不  
而不去及天下不治則曰非我罪也如此  
不贅絮也哉今藏了此一段不說破妙甚  
甚有餘不盡之意令人讀至此滋味爲末  
可爲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  
法見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  
周禮

名不

# 與韓愈論史書

迂齋云拈擊辨難之體沈著痛快  
退之爲史官柳子厚劉秀才皆



作史柳書首云前獲書言史事退之  
集中與柳子之書不存所存者荅劉  
秀才論史書今載外集○云辱問教  
勉以所宜務愚以爲凡史氏褒貶大  
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  
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  
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貶邪孔子聖人  
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  
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  
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  
誅班固瘦死凍壽起又廢卒亦無所  
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  
浩范曄赤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  
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  
後有聞也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安  
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唐有夫  
下二百年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  
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  
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僕年  
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

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而無  
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  
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  
蹙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  
謀引去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  
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沉沒今館中  
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  
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讀  
之此書然後讀子厚此書皆是排  
退之書中所說意了然矣居其職  
宜稱其職柳之以史事責韓與韓  
以諫責陽城一也以韓之平生剛正  
而有不敢作史之失受責何疑然卒  
能成順宗實祿五卷亦可以塞責矣  
與陽城救陸贄沮延齡略足相當能  
補過如此何損二子之賢哉亦朋友  
責善之力也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見書



稟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繆  
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  
相意以為苟以史筆榮一韓退之邪若果爾  
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  
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  
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  
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  
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  
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  
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

唱於朝廷而已邪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  
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  
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  
外衢而已邪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  
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若以罪夫  
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  
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  
其位孔子之困于魯陳宋蔡齊楚者是也  
力詆紀錄者有刑禍之說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  
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難得當是時雖不作



春秋孔子猶不遇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

言書事猶遇且顯之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

累

詳於孔子而略於他亦有斟酌

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宗

族亦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

浩沽其直以聞異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

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

戒其餘皆不出此

范曄為後漢書後以逆誅司馬遷為史記以救李陵

忤武帝遭腐刑班固奴殺人為洛陽令捕死獄中崔浩為元魏史直書魏先夷虜之實為

魏主所誅退之所引不止此子厚大略就此數人關之餘所不及如齊太史兄參陳壽王

隱習鑿齒魏收宋孝王吳兢輩是退之宜守故設以一句云其餘皆不出此

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  
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  
半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  
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  
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  
紀傳之邪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  
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  
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  
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  
地者未必不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



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

為官守邪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

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

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

行行焉如退之自謂正直行焉七字有斟

則是自謂正直耳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

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

而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忌可為速為

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

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

人及後人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元和八年三月乙亥國子博士韓愈  
遷北郎中史館修撰先是愈數黜  
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  
覽之以其有史才故除是官制詞曰  
太學博士韓愈學術精博文力雄健  
立詞措意有班馬之風求之一時甚  
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  
交勢利自致名望可使執簡列爲史  
官記事書法必無所苟乃遷郎位用  
示褒升白居易詞也觀此豈可謂宰  
相苟加史職榮之邪

### 荅韋中立書

迂齋曰觀後面三節則子厚平生用力於文字之功一一可考韓退之老



蘇陳後山凡以文名家者人人皆有  
經歷但各有入頭處與自得處耳  
○古云師臣者帝能自得師者王帝王  
猶必有師况學者乎唐世人不事師  
最風俗不古處韓文公師說已歎之  
矣柳子厚此書所云尤可歎也師道  
之立馬盛於宋周程張朱出而師友  
淵源上接魯鄒卓哉李唐之陋至是  
一洗矣此篇雖辭為師之名而告以  
平生用功及所得之詳已示以為師  
之實然所云者作文耳雖以道為談  
而學道徒以作文師道之實如是用  
已乎○此篇所云見柳子作文用  
之本領求之六經在莊屈馬大略規  
似此韓柳所以  
方駕並驅也

二十一 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篇  
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當好言

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都來

蠻夷間

永州三代時為蠻夷

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

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且不敢

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

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

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

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

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憎與為言詞

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

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



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

就引論  
作議論

日出則

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

率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

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

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

似是說  
韓愈不

合如此其實是  
非當時人耳

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

不以病乎

好關鎖

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

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

以犬比當時  
此子薄處

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日

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

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聞豈可使嘔嘔

尼交切

者早暮拂

音佛逆也

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什

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

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

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也數百年來人

不復行近者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

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

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

却立曰何預我邪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

鄭尹而怪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



師者大類此

似是說孫子爲人所不爲亦是非當時人耳

吾子行

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

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

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

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

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才不

足而又畏前所陳者

前應

其為不敢也決矣吾

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

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

言者皆太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

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

此以下歷言平生

用工夫處

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固不

苟為炳炳烺烺

音郎。燼烺火明貌

務采色夸聲音而

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

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

於道不遠矣

自此以下皆歷陳所得

故吾每為文章未

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

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

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難也未嘗敢以矜氣作

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



明踈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

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

此心術中出故貢說羽翼失道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

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

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

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看他下許多本字又

字只是五經用五介本字其餘只用參字不可移動參之孟荀以暢其

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

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司馬遷以

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文也凡

若此者果是邪非邪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  
子素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  
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  
不失了本  
旨師字 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  
應前  
露日 而為外廷所笑  
應前  
冠禮 則幸矣  
只一  
拾盡  
言而

# 捕蛇者說

段譬喻引證文字  
有照應開合妙絕

迂齋曰犯死捕蛇乃以為幸更役復  
賦反以為為不幸此豈人之情也哉必  
有甚不得已者耳此文抑揚起伏宛  
轉幹旋舍無限悲傷悽惋之態若轉  
以上聞所謂言者之  
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乾  
坤  
圖  
說

寧手手足

癰疽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白章觸草木盡死以  
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

大風孳蜿

曲踔  
脚音遠

癰去死肌殺三蟲其始

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  
當其粗入之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  
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  
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矣幾死者數矣言之貌  
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  
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感泣  
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

殫盡也

踣僵也

則

幸未若復吾賦不辜之甚也

則許以感

情以如此以下

嚮吾不為斯役則父已

病矣

人多

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

而鄉鄰之生曰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

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

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

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

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

焉非死則徙耳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

吾鄰呌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讎然而駭者



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

蛇尚存則弛然而卧雖食之時而獻焉退而

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

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

有是哉綴此數節所以情願捕蛇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

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轉每轉每緊

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張從

一句中出為先有此一篇之意吾嘗疑乎是今以蔣

氏觀之尤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

者乎轉尤佳只此故為之說以俟夫觀天

一句便結了

風者得焉

二種樹郭橐駝傳

以橐駝之種樹喻於官理本復合意  
理文章之抑揚反復於此可見元

迂齋曰凡事有心則費力求工則反  
拙曲盡種植之妙末引歸時事聞者  
可戒與捕蛇  
說同一機括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

駝者故鄉人號之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

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

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

觀遊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

移徙無不活先言種  
植之效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



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

非能使木壽且孳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

其性焉耳凡植木之性言種植之法其本欲舒其

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

慮去不復顧要緊全在此其蔭也若子其置也若

棄非真棄之棄之所以子之也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

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勿助

助長之說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

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與前反其培之也

若不過焉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

形容助長  
病如親見

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

並與前反

已去而

復顧而甚者不其膚以驗其生枯

形容助長之病

後

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

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

其實憚之故不我

若也吾又何能為矣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

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

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

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

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

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

力



具殮殯以勞吏者<sup>上</sup>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  
安吾性邪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  
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  
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法揚子雲問  
鑄金得鑄人

### 愚溪詩序

迂齋曰只一箇愚字旁引曲取橫說  
豎說更無窮已宛轉紆餘含意深遠  
自不愚而入於愚自愚而終於不愚  
屢變而不可詰此文字妙處○子  
自謫永州文章六進凡今柳文贈  
人口者皆求柳諸作也永州遊山  
諸記皆奇零陵一山水一木石至  
猶衣被柳文之聲光如愚溪之境  
東詩人文士足跡至焉者求其不  
乏歌詠焉篇中用意變態迂齋之批

盡之矣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

瀟湘之瀟

或曰

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為冉溪或曰可以染

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

布置與盤谷序相似

余以

愚觸罪

先願放了一愚字為下張本

謫瀟水上愛是溪入

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

引今證

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尤斷斷焉

斷斷二字出前漢書

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

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

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



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為愚溝

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

堂其南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

者見山水草木本未嘗愚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

者樂也智與愚反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疑辭蓋

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啓言愚伏又峻急多坳

石坳音遲體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

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也皆自是體而適

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辭甯武子邦無

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

鴻蒙  
自然元氣  
無色曰夷  
希

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護佳在謙

今余遭有道護回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

者莫我若也言已方是真愚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

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愚而善鑑

萬類清瑩秀徹言雖愚正有不愚者存鏘鳴

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

雖不合於俗愚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

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子厚未甘伏介愚字此是曾中不能平處

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

超鴻蒙混希夷結妙所以散遣曾中滯慮寂寥而莫我知



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八愚詩今集中無之

說苑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中見一老問曰是為何谷曰為愚公之谷以臣

名之○孔子世家洙泗之間斷斷如也魚片反說文齒本也○莊子在宥

篇雲將適遭鴻蒙注鴻蒙自然元氣也○老子贊玄篇視之不見名曰夷

聽之不聞名曰希注無色曰夷無聲曰希

### 桐葉封弟辨

字數不多曲折甚多婉而切辨而此柳子所長也後之為文者為之數百字不啻矣守原議亦然與非國語皆一操手段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

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

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  
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  
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  
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  
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  
之邪設有不韋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  
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  
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  
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  
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



子注謂不

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  
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  
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  
者邪所是直小丈夫缺缺傾雪者之事非周公  
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見

史記晉世家

老子順化篇云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注云缺缺日以疎薄

### 晉文公問守原議

事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於寺人勃鞞

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奉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孤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䟽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



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迹其

所以敗然而能伯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

強以義則天子之策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

心服哉其後景監秦宦得以相衛鞅弘石恭弘

石顯漢宦者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

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雖失問舉非失舉也

然猶羞當時陷後代如此況於問與舉又兩

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

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許世子止因不

世子止弑其君買趙盾因亡不越境反

不討賊春秋書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連山郡復乳穴記

柳子厚時在永州連州守乃崔君敏  
○此篇以祥字反覆議論始以爲祥  
繼以爲非祥末復以爲祥與獲麟解  
相似使他人爲之孟嘗還珠事恐不  
能不用此只就目前事說能不用亦  
一高處○真西山亦選此篇入文章

正宗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  
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  
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  
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雖然謠曰  
之熙熙崔公之來叶音公化所徹土石蒙烈



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  
謂祥邪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  
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  
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  
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  
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  
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  
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令人  
信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  
之者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之者非祥也

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 送薛存義序

東萊云雖句少而極有反覆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澣，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升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有



怠之

星

又從而盜之

子

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

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

以今天下多類此

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

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

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存義假令零陵

州

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

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

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

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

而重之以辭

美

養竹記

白樂天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

則思善建不拔者

老子曰善建者不拔

竹性直直以立

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

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

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

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為庭實

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

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關相

國

名播

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屨及于亭之



東南隅見藂竹於斯枝葉殄瘁無聲無色詢  
乎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國  
捐館他人假居繇是筐篚者斬焉篲箒者刈  
焉刑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草  
木雜生其中萃萳薈蔚有無竹之心焉居易  
惜其嘗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剪棄  
若是本性猶存乃刪翳薈除糞壤疏其開封  
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  
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乎  
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

猶愛惜之封植之況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  
於草木猶賢之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  
入異之賢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  
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  
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此作與瀛溪愛蓮說相似一寄意於  
賢一寄意於君子非徒在於竹與蓮  
而已也白居易字樂天其人樂易君  
子也文字明白平正不尚奇異深奧  
亦與其詩大  
體相類云

# 阿房宮賦

杜牧之

秦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宮庭小乃  
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



於阿房阿山曲也房旁也乃舊地名  
既成未更名而燬故天下只云阿房  
宮○按前漢書賈山傳阿房宮顏注  
毀之四阿皆為房也房或作旁說云  
作此殿初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且  
號阿房房近也與房舍義不同○陳  
止齋曰杜牧之阿房賦非吳武陵不  
重○洪容齋曰唐人作賦多吳武陵  
為奇杜牧阿房賦明星煒煒一節此  
與引喻如是其後然揚敬之華山賦  
在前敘述尤壯曰見若咫尺田千畝  
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  
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醢雞往  
來周西東矣蟻蟻紛紛秦速亡矣蜂  
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  
矣小星奔奔焚咸陽矣累累蘭栗祖  
龍藏矣高彥休閑史云敬之賦五千  
字唱在人口賦之句如上數語杜司  
徒佑李太尉德裕常所誦牧之乃  
佑孫則阿房賦實模倣揚作也

盤盤之白  
新園之白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起便作覆壓

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

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

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鬥角

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蠹不知其幾千萬

落長橋卧波未雩何龍龍星見而雩非龍鳳之龍也收元誤用爰

人因欲改雩爲雲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

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

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閒而氣候不齊妃嬪

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



絃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

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

椒蘭也雷霆乍驚宮章過也輓輓遠聽杳不

知其所以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

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始皇在位只三十一

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

世幾年標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元

有不能晦庵云輸來其間鼎鑄玉石金塊元

現曾南豐珠礫棄擲邈邈秦人視之亦不甚

云當作塊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

人亦念其家

前述其修此乃非之

奈何取之盡鎔銖用

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

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

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

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

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

心日益驕固戍卒叫

陳勝吳廣

函谷舉楚人一炬

項羽可憐焦土

工而切

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

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孟子國必自伐之意

嗟夫

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



之人則通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

滅也

即賈生仁義不施之意無此一段理致議論則文字太華麗而欠典實矣

秦

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

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末意規諷有良嘆悠長之味

可戒後來好土水之妖者云

# 吊古戰場文

李華

形容戰場悽慘之情溢於言意之表也

浩浩乎平沙無垠復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

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

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

場也常覆三軍。徃徃鬼哭天陰。則聞傷心井。  
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  
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  
渡。地濶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脇臆誰訴。  
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  
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竒。竒兵  
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為。孟子題辭嗚呼噫  
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  
門受戰。野豎旌旗。川回組練。法重心駭。威尊  
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



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  
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鷺鳥休巢征馬踟  
躕繒纊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  
憑陵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  
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  
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  
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  
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  
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  
結兮天沈沈鬼神聚兮雲羃羃日光寒兮草

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然不如是也乎

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

漢傾天下財殫力瘁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

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

策勲左隱公五年三年而治兵入和樂且閑

穆穆棣棣君臣之閒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茶

毒生靈萬里朱殷左成公二年古輪朱漢擊

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叶聲蒼

蒼烝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畏其不壽誰無

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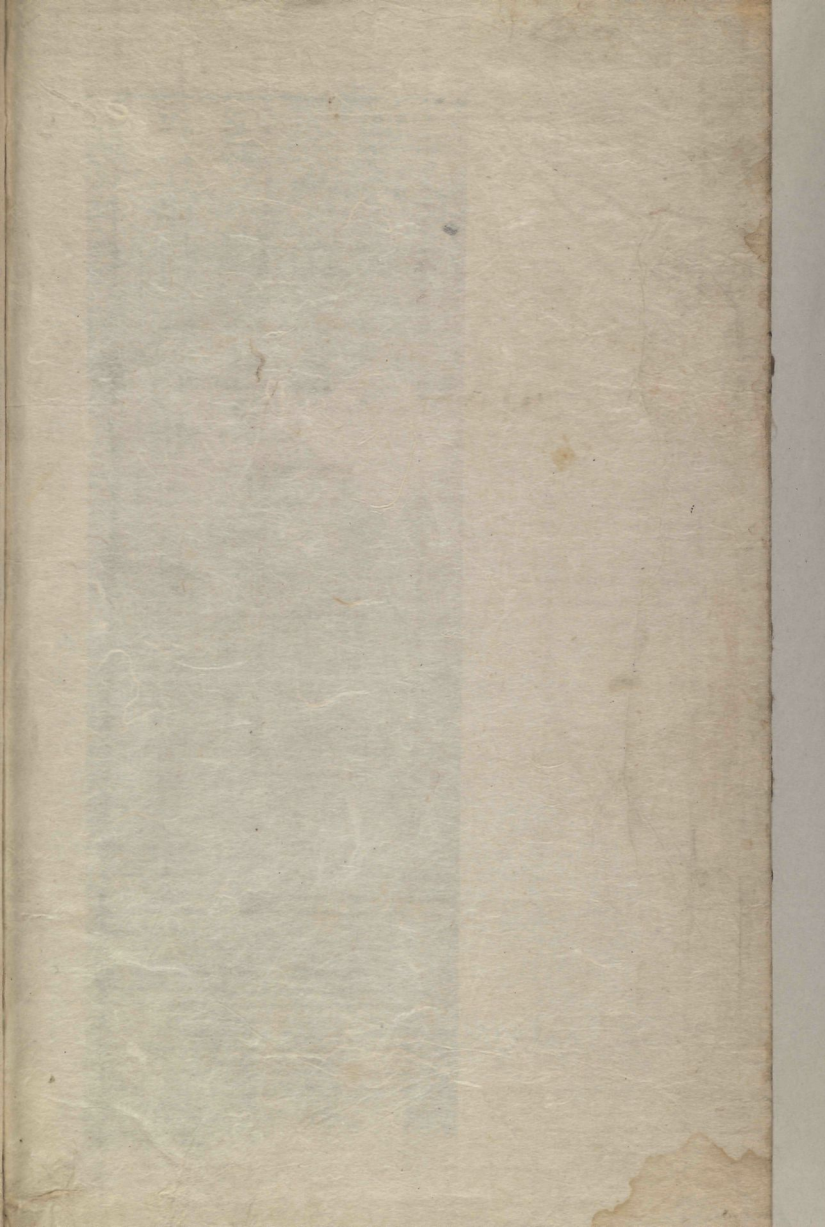
思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  
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寢寐見之布奠頃觴哭  
望天涯天地為愁草木淒悲吊祭不至精魂  
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  
耶從古如斯而之奈何守在四夷

左傳  
全句

詳說古文真實大全卷之五

後集

詳說古文真實





題字成中  
以文存  
三王  
歸寧  
中  
也  
所  
印  
出  
本

西元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日  
寒泉精舍主人謹記

